

# 说楚简里的“𧈧”与“𧈩”\*

滕胜霖

(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)

**提 要** 清华简《四告》简 46 “𧈩”与战国文字“𧈩”“𧈩”“𧈩”等字是一字异体,表示的是“𧈩𧈩”的“𧈩”。简文“𧈩”与同篇“光”的写法有别,应改释作“先”。“𧈩先朕心”读作“齐洗朕心”,“齐”与“洗”均有洁净义,为同义连用。严仓楚简和彭家湾楚简里的“𧈩”是“𧈩”字异体,与甲骨文中表示鬼神之诛的“𧈩”一脉相承,读作“诛”。

**关键词** 四告 𧈩 严仓楚简 彭家湾楚简

古文字中“𧈩”字多见,但“𧈩”字却鲜有提及,一般认为“𧈩𧈩”是一个联绵词,不能拆分。文献中对“𧈩”的解释也多以《说文》为据,如《说文·睪部》:“𧈩,𧈩𧈩,𧈩也。从睪,𧈩省声。𧈩,或从虫。”又:“𧈩,𧈩𧈩也。从睪朱声。蛛,𧈩或从虫。”近年公布的出土材料为我们思考这一问题提供了契机,本文试对楚简里出现的“𧈩”与“𧈩”进行讨论,敬祈方家指正。

## 1. 《四告》“𧈩”字考释

清华简《四告》全篇由四部分告辞组成,其中第四部分是关于召伯虎对北方尸的告辞,以鸱鸟降落于宗庙、百树之上鸣叫这一异象为背景展开。简 46 有两个新见字形,字形和辞例如下(黄德宽主编,2020:123):

矧曰:其用知在位,小子竦惧敬德曰,我毋坠先公之福,今望鸱又来族集于先公之宗庙,𧈩𧈩朕心。敢用二丁,先吉玉昭告北方尸。(下文“𧈩”“𧈩”分别以 A、B 代替)

简文 A 和 B,整理者释读作“𧈩(祗)光”。王宁(2020)疑 A 是“𧈩”之异体,读作“悉”。从字形上看,整理者将 A 隶定成“𧈩”是很准确的,上旁从“𧈩”可参考同

\*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出土文献《诗经》异文整理与研究”(18BYY155)阶段性成果。

篇简 19 “𧈧”的写法。高佑仁(2017:71)曾以中间两笔的笔势来区别“朱”与“漆”,认为中间写成横笔的是“朱”,写成斜笔的是“漆”。现在看来,这还不能作为区别“朱”与“漆”二字的标准,A 字左上的“漆”中间部分确作两横笔,但这不影响将此字释作“𧈧”,因为若将 A 左上看成“朱”,目前还没有见过“朱”和“卩”组成的字形。从用字习惯上看,整理者将“𧈧”读作“祗”,但楚文字中“祗”多写作“𧈧”。出于这些考虑,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 A 究竟该如何分析。

我们认为“𧈧”与“蚤”实际是一字异体,均表示“鼯鼯”的“鼯”。关于“蚤”的解释,汉代以后的字书多说其虫似蜘蛛。《玉篇·虫部》:“蚤,似蜘蛛。”又《正字通·虫部》:“蚤,旧注音次,虫似蜘蛛。”其实“蚤”在《尔雅》里写作“次”,表示的就是蜘蛛。《尔雅·释虫》:“次蚤,鼯鼯。鼯鼯,鼯蚤。”郝懿行(2017:820-821)云:

次蚤,《说文》作“𧈧”,云:“作罔蛛蚤也。”又云:“鼯鼯,鼯蚤也。或作蟹蛛。”然则蟹蛛、次蚤,𧈧、鼯蚤,并声转声近字也。《释文》:“蚤,或作蚤,郭音秋。”《方言》俱本《尔雅》,又云:“或谓之蠹螭。蠹螭者,侏儒语之转也。北燕、朝鲜、洺水之间谓之蠹螭。”……郭注《方言》《尔雅》并云:“今江东呼蠹蚤。”《释文》:“蠹,或作蚰,音章悦反。”是“蚰螭”即“蠹蚤”,蠹螭、蠹螭,亦声相近。

根据《尔雅》所载可知,从“次”声的“蚤”与“鼯”古音很近。我们再看“蚤”与“𧈧”的关系。“蚤”从“次”声,“𧈧”从“𧈧”声。“次”与“漆”古通,二字均属清纽,脂阴入对转。《周礼·春官·巾车》“然褱,髻饰”,郑玄(2015:2617)注:“故书髻为鞅。杜子春云:‘鞅,读为漆垠之漆。’”《说文》“次”字段注云:“次……读如漆。是以鲁漆室之女,或作次室。”阮元(1980:2645)亦云:“次,古音读如漆。”网友“暮四郎”(2016)将清华简《子产》简 5-6“弇现有漆”的“漆”读作“次”,训为次序义,其说可从。所以“𧈧”和“蚤”实际上记录的是同一个字,“𧈧”下所从的“𧈧”是蜘蛛的象形,比“蚤”的意符“虫”更能直观地说明字义。需要说明的是,战国文字中“𧈧”的来源目前没有找到明确的定点,有时其与“龟”的写法的确实不易区分,但《四告》简 23“鼯”字写作“𧈧”,与 A 字下旁相同,所以我们更倾向于 A 字下面所从是蜘蛛的象形。

整理者释 B 字作“光”,同篇“光”及从“光”的字写作“𧈧”(简 13)、“𧈧”(简 20)、“𧈧”(简 33)、“𧈧”(简 36)、“𧈧”(简 22);而同篇“先”字写作“𧈧”(简 38)、“𧈧”(简 42)、“𧈧”(简 43)、“𧈧”(简 44)、“𧈧”(简 45)、“𧈧”(简 46)、“𧈧”(简 46)、“𧈧”(简 47)、“𧈧”(简 49)等。通过比较不难发现,B 与“光”的写法差别较大,字形上更接近于“先”,和“先”相比,不同之处在于 B 在“人”的两侧多了四画饰笔。网友“子居”最早指出 B 是“洗”字。蒙张飞告知,清华(拾)里有一些字形会在两侧加饰笔,如《四时》“寒”写作“𧈧”(简 21)、“𧈧”(简 19);《四告》“暴”

写作“𣪠”（简2）、“𣪡”（简4）<sup>①</sup>。故B应看作“先”字异体，读作“洗”<sup>②</sup>。

下面我们谈一下对“𣪠洗朕心”这一句的理解。先说“洗朕心”，召伯虎见到鸛鸟降落于宗庙的异象，感到担忧而进行祷告，因此不可能是“光朕心”这种积极正面的意思，而应该有自省之义。“洗心”的意思是洗涤心胸，比喻去除内心邪恶。《易·系辞上》“圣人以此洗心”，韩康伯注：“洗濯万物之心。”《逸周书·芮良夫》“呜呼！惟尔执政朋友小子，其惟洗尔心，改尔行，克忧往愆，以保尔居”，孔晁注：“洗心改行忧过往，则安尔之居位。”潘振云：“朋友，执政之党也。物聚于所好，有其心，宜洗之。”<sup>③</sup>简文“洗朕心”和《芮良夫》的“洗尔心”表述十分相似。再说“𣪠”，上文已提到“𣪠”与“𣪡”是一字异体，战国文字中“𣪡”又写作“𣪢”“𣪣”等形，朱德熙（1995:13）认为这些字形是一字分化。李零（1992:146）进一步指出“𣪠”即古书常见人名用字“齐”，楚王子婴齐，器名作婴次；齐威王因齐，器名作因咨。古书中“次”“齐”相通常见<sup>④</sup>，故“𣪠”可读作“齐”，后世多写作“斋”。《易·系辞上》“圣人以此齐戒”，韩康伯注：“洗心曰齐。”《国语·楚语下》“为齐敬也”，韦昭注：“齐，絜也。”“斋”也可直接修饰“心”，如《列子·黄帝》：“退而闲居大庭之馆，斋心服形。”由此观之，“齐”与“洗”均有洁净义，乃同义连用，修饰“朕心”，所以简文释文应改作“𣪠（齐）先（洗）朕心”，意思是洗涤我心。

## 2. 楚卜筮简中的“𣪠”

严仓楚简中新见一个从“𣪠”从“𣪡”的字，摹本和辞例如下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，2020）：

𣪠 ……尚毋有咎，尚自宜顺，毋有～恶。占之：恒贞吉，小有僇（戚）于躬身，且有恶于王事……

整理者隶定作“𣪠”，读作“忧”，并认为天星观楚简“少有愁，有崇”中的“愁”与之用法相同。何义军（2020）读作“戚”，义为忧戚。该字最近又见于彭家湾 M183，字形和辞例如下（赵晓斌，2022）：

𣪠 ……惧又（有）佗所～，以其故说之，举祷于太一一群，后土、司命各一羴，举祷于大水一群。

“𣪠”后紧跟“以其故说之”一句，李家浩（1997:564-567）曾指出楚卜筮简中此

① 张飞《清华（拾）补释两则》，待刊稿。

② “先”“洗”古通之例参看高亨纂著、董治安整理（1989:118）。

③ 各家观点参看黄怀信、张懋镕、田旭东（2007:1006）。

④ “次”“齐”通假例证参看张儒、刘毓庆（2002:789）。

句的意思是“把占辞所说的那种将会发生的灾祸之事向鬼神诉说”，其说可从。楚简“以其故说之”前后往往有“有祟”的记载<sup>①</sup>，“惧有佗所蠶”显然与“有祟”的意思有关，指鬼神带来的灾害，其中“又”当读作“有”，相当于“为”，构成“为……所”被动句<sup>②</sup>，简文意思是害怕被“佗”所害，而进行说祭，故将“蠶”读作“忧”或“戚”是不合适的，且严仓楚简同一条占辞中，在“毋有蠶恶”后已有“小有僇(戚)于躬身”，“蠶”肯定不能和“僇(戚)”理解成一个词。我们认为“蠶”应看作“蠶”的异体，隶定作“蠶”，在简文中读作“诛”，与甲骨文表示不好意思的“蠶”“𠄎”等字用法一致，试讨论如下。

“蠶”是“蠶(蠶)”的异体。《说文》“速”字籀文“𠄎”从“𠄎”声。安大简《墙有茨》“不可束也”、《绸缪》“绸缪束薪”“绸缪束楚”“绸缪束𠄎”的“束”均写作“𠄎”可证。“束”“朱”古通，卫簋(朱凤瀚，2008)“穀亢”在与之铭文极为相似的猷簋(张天恩，2016:174)中写作“穀亢”。刘钊(1990)最早将“蠶”看作“蠶”的异体，分析为从“𠄎”，“束”声。《四告》中“蠶”字再次出现，写作“𠄎”，整理者赵平安(2020)在注释和之前的介绍文章中均指出“蠶”和甲骨文一脉相承，本为蜘蛛的象形字，宾组卜辞已加“束”为声，用法上与记事刻辞“我蠶五十”、琏生尊“余蠶大璋”联系紧密，均表示进献、贡纳的意思。除了表示贡纳义外，“蠶”在子组卜辞和师组、宾组卜辞中还表示一种不好的意思，相关辞例如下：

- (1) 乙巳行卜：丁蠶我。[《合集》21619(《乙编》4180)+《乙编》4184<sup>③</sup>，子组]
- (2) 乙巳行[卜]：丁蠶我。[《合集》18845(《乙编》4181)+《乙编》4182<sup>④</sup>，子组]
- (3) 乙未卜：子其往隄，获。不蠶，获三鹿。(《花东》288，花东子组)
- (4) 乙丑卜：令豕𠄎廩，不蠶。(《甲骨续存补编》5.32.2，师组)
- (5) ……告田……六十，不蠶。(《合集》20004，师组)
- (6) 王占曰：吉。蠶，勿余害。(《合集》809正，宾组)
- (7) 癸亥卜，争贞：旬亡忧。王占曰：有咎。旬壬申中自蠶。四月<sup>⑤</sup>。

(《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》K.14965+《怀特》959，宾组)

(1)和(2)中“蠶”分别写作“𠄎”“𠄎”，常耀华(2002:18)怀疑其与“𧈧”义相近。陈剑(2010:34-38)指出这两个字与“𠄎”义近，他在分析宾组卜辞“父乙𠄎不唯

① 楚卜筮简中“说之”相关辞例参看饶玉哲(2011:75-77)。

② 参看王引之(2016:46-47,61)、郭锡良等(1999:306)。

③ 此为李学勤(1958)缀合。

④ 此为郑慧生(1998:282)缀合，常耀华(2002:18-20)亦有相同缀合。

⑤ 此为赵鹏(2012)缀合。


之”时认为“‘不唯之’一类贞卜应是‘不唯之孽/凶(忧)’一类说法之省”,因此“‘𠄎’必定是某个意思不好的动词”,进而将“𠄎”读作“诛”,训为“责”,有“指责”“责备”“责让”“责罚”“诛罚”等义,“父乙诛王”之“诛”,犹古书“鬼神之诛”(《墨子·明鬼下》等)之“诛”。周忠兵(2012:20-29)在讨论甲骨文“𠄎”字时对“𠄎”字形的演变过程进行过详细的讨论,并通过辞例分析,将“𠄎”“𠄎”释作“𠄎”,读作“诛”。严仓楚简、彭家湾楚简的“𠄎”与卜辞“𠄎”的这种用法是一脉相承的,也可以读作“鬼神之诛”的“诛”。彭家湾楚简“惧有佗所诛”意思比较清楚,下面重点谈谈对严仓楚简“毋有诛恶”的理解。

古书中“诛恶”是“惩治恶人”的意思,如陆贾《新语·无为》:“夫法令者,所以诛恶,非所以劝善。”我们认为“诛”与“恶”在卜筮简中是两个独立的词,意思上各有所指,和古书里的“诛恶”无关。相关辞例如下:

- (1) 将有恶于官中 (天星观楚简)
- (2) 将有恶于车马下之人 (天星观楚简)
- (3) 少有外恶 (天星观楚简)
- (4) 少有恶于躬身 (天星观楚简)
- (5) 且有外恶 (天星观楚简)
- (6) 且有恶于东方 (天星观楚简)
- (7) 有恶于外…… (新蔡乙四 23)
- (8) 少有恶于王事 (包山 213)
- (9) 少有愍,有祟 (天星观楚简)

上列9条中“恶”与“愍”分别可以独立出现,其中第9条中的“愍”,徐在国(1998)分析从“心”,“𠄎”声,“心”“言”二旁古通,故释作“速”。施谢捷读作“悚”。何琳仪(1998:362)认为是“𠄎”之繁文。鲁家亮(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,2020)指出“愍”与“𠄎”的用法相同,其说可从。既然从“𠄎”得声的“𠄎”可读作“诛”,那么从“𠄎”声的“愍”也可以读作“诛”。我们认为“诛”侧重强调鬼神带来的灾祸,而“恶”侧重指现实生活中的灾祸,简文“毋有诛恶”意思是不要有这两方面的灾祸,这和卜筮简里常见的“毋有祟”“尚毋有咎”表达的意思是相同的。

与天星观楚简“愍”类似的字形又见于上博九《成王为成濮之行》甲本简5,字形和辞例如下:

 既败师已。君为楚邦老,喜君之善而不~子玉之师之[败]。

由于该字右上写法特殊,各家读作“杀”“诛”“戚”等<sup>①</sup>。近来何义军(2020)根据同

<sup>①</sup> 各家观点参看俞绍宏、张青松(2019:36-39)。

一支简中“既”的写法“𠄎”，认为“𠄎”“𠄎”的右旁是“欠”的讹变，将此字隶定作“愁”，读作“戚”。何义军认为二字右旁为“欠”有道理，如此，则此字与天星观楚简的“愁”实为一字，从“心”，“𠄎”声，所以也可读作“诛”。“不诛子玉之师之败”与《曹沫之阵》“三军大败，毋诛而赏”可以对照，简文意思是“国君喜欢你而不责备你子玉兵败之事”。

### 3. 小结

第一，“𠄎”与战国文字“𠄎”“𠄎”“𠄎”等字是一字异体，表示的是“𠄎”的“𠄎”。

第二，《四告》简 46 的“𠄎光朕心”改释作“𠄎(齐)先(洗)朕心”，“齐”与“洗”均有洁净义，为并列结构短语。

第三，严仓楚简和彭家湾楚简里的“𠄎”是“𠄎”字异体，均读作“诛”，与甲骨文中表示鬼神之诛的“𠄎”一脉相承。天星观楚简和上博九《成王为成濮之行》的“愁”亦应读作“诛”。

### 参考文献

- [清]郝懿行 2017 《尔雅义疏》，中华书局。
- [清]阮元 1980 《十三经注疏》，中华书局。
- [清]孙诒让 2015 《周礼正义》，中华书局。
- [清]王引之 2016 《经传释词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- 常耀华 2002 《子组卜辞新缀四例》，《追寻中华古代文明的踪迹——李学勤学术活动五十年纪念文集》，复旦大学出版社。
- 陈剑 2010 《释“𠄎”》，《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》（第 3 辑），复旦大学出版社。
- 高亨（纂著）董治安（整理）1989 《古字通假会典》，齐鲁书社。
- 高佑仁 2017 《清华伍〈厚父〉释文新研》，《第二十八届中国文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，台湾大学。
- 郭锡良等（编著）1999 《古代汉语》（修订本），商务印书馆。
- 何琳仪 1998 《战国古文字典》，中华书局。
- 何义军 2020 《严仓卜筮祭祷简所见“𠄎”字补说》，[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Web/Show/4563\\_05-03](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Web/Show/4563_05-03)。
-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2020 《湖北荆门严仓 1 号楚墓出土竹简》，《文物》第 3 期。
- 黄德宽（主编）2020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》（拾），中华书局。

- 黄怀信 张懋镕 田旭东 2007 《逸周书汇校集注》(修订本),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- 李 零 1992 《论东周时期的楚国典型铜器群》,《古文字研究》(第 19 辑),中华书局。
- 李家浩 1997 《包山竹简“箴”字及其相关之字》,《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》,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、中国语言及文学系。
- 李学勤 1958 《论帝乙时代的非王卜辞》,《考古学报》第 1 期。
- 李学勤(主编) 2016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》(陆),中华书局。
- 刘 钊 1990 《释甲骨文耜、羲、螳、敖、戔诸字》,《吉林大学学报》(社会科学版)第 2 期。
- 暮四郎 2016 简帛论坛《清华六〈子产〉初读》第 66 楼发言, <http://www.bsm.org.cn/foru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3344&extra=&page=7,04-27>。
- 饶玉哲 2011 《楚简所见祭祀制度研究》,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,指导教师:程燕副教授。
- 王 宁 2020 简帛论坛《清华十〈四告〉初读》第 112 楼发言, <http://www.bsm.org.cn/foru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2624&extra=page%3D1&page=12,12-02>。
- 徐在国 1998 《读〈楚系简帛文字编〉札记》,《安徽大学学报》第 5 期。
- 俞绍宏 张青松 2019 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集释》(第 9 册)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。
- 张 儒 刘毓庆 2002 《汉字通用声素研究》,山西古籍出版社。
- 张天恩(主编) 2016 《陕西金文集成》(第 15 册),三秦出版社。
- 赵 鹏 2012 《读书札记一则》, <http://www.xianqin.org/blog/archives/2729.html>, 10-16。
- 赵平安 2020 《清华简〈四告〉的文本形态及其意义》,《文物》第 9 期。
- 赵晓斌 2022 《荆州枣林铺彭家湾 183 号、264 号楚墓出土卜筮祭祷简》,《出土文献》第 1 期。
- 郑慧生 1998 《甲骨卜辞研究》,河南大学出版社。
- 周忠兵 2012 《释甲骨文中的“𠄎”》,《古文字研究》(第 29 辑),中华书局。
- 朱德熙 1995 《寿县出土楚器铭文研究》,《朱德熙古文字论集》,中华书局。
- 朱凤瀚 2008 《卫簋与伯猷诸器》,《南开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第 6 期。
- 子 居 2021 《清华简十〈四告·召虎之告〉解析》, [http://www.360doc.com/content/21/0127/20/34614342\\_959273392.shtml](http://www.360doc.com/content/21/0127/20/34614342_959273392.shtml), 01-27。

(责任编辑:尉侯凯)